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2.019

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存在论意蕴

——以《巴黎手稿》为阐释中心

王绍梁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马克思的劳动概念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存在论内涵。马克思既不是把劳动视为与自由无关的自然必然性活动,也不是把劳动建构成为确证自我意识之纯粹主体的精神活动,而是把劳动理解为“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一种受动性的感性活动,彰显了人之主体性力量。存在论维度的劳动与人类的自由本质紧密相连。一方面,劳动是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通过生产把自身和动物根本地区分开了,从而获得摆脱生物性的消极自由。另一方面,劳动蕴含的积极自由体现在人类通过劳动展现了对象性的本质力量,劳动促进了人的个性、能力的发挥和自我实现,创造了属于人的文化、历史和世界。

关键词:劳动;存在论;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2-0149-08

在哲学史上,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个把“劳动”概念引入哲学视野的哲学家。康德把劳动看作与外部感性世界打交道的自然必然性活动,但在《判断力批判》中,他又把传统手工业劳动视为具有自由能动性的艺术创造活动。康德先验哲学导致“劳动”的二律背反最终在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中得到了解决。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把劳动推崇为一种创造历史和自由的能动活动,奴隶通过劳动陶冶事物而获得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是实现自由的前提。劳动与自由究竟是否兼容?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理论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些观点分为悲观论/对立论、摇摆论、乐观论/兼容论。赫伯特·马尔库塞、G.A.科恩等是悲观论/对立论的首倡者,认为晚年马克思的思想也转向悲观,劳动与自由之间的兼容性非常小^①。他们的论断随之在学界引起了震荡,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立场。这些学者通过“症候阅读”解读出马克思文本中的思想差异,但

不是因为过分强调差异而导致思想统一性研究的缺失,就是很少从存在论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本文的基本立场是兼容论,认为马克思同时超出了康德式和黑格尔式的两种主流理解,既不是用劳动的自然必然性遮蔽自由性,也不是把劳动建构成为纯粹主体的精神活动。从存在论来看,这完全归功于马克思发动并完成了的哲学革命。而马克思之后的诸多哲学家如让·鲍德里亚、汉娜·阿伦特、尤尔根·哈贝马斯等,凡是对其劳动概念的批判,都无不回落到前马克思的两种范式之中。因此,澄清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存在论意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劳动是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

第一个把马克思的“劳动”作为存在论范畴进行解读的是马尔库塞,他从人的感性和对象化的存在形式来阐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

收稿日期:2022-10-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2CKS05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作者简介:王绍梁(1992—),男,安徽安庆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劳动哲学研究。

^①Herbert Marcuse.“The Realm of Freedom and the Realm of Necessity:A Reconsideration”,*Praxis*, 1969(5):22;G.A. Cohen.“Marx’s Dialectic of Labor”,*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974(3):261.

称《巴黎手稿》)中的劳动概念。但马尔库塞所说的“本体论”是指劳动作为解释人的自我创造的基础和原点,而不是从“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之整体来领会劳动与自由的存在论关联。因此,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仍具有黑格尔的劳动概念的本体论性质的色彩”,进而错误地判断说,“马克思超出了费尔巴哈而回到了黑格尔那里”^①。

从文本看,马克思并未直接使用过“感性的对象性活动”这个整体表述,而是在“感性的活动”和“对象性的活动”之间交叉使用。在《巴黎手稿》中,出现“对象性活动”“对象化劳动”“外化活动”等多种术语,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则同时出现了“感性的活动”和“对象性的活动”,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几乎固定在“感性活动”这一提法之中。有的学者使用“感性活动”,有的学者使用“对象性活动”,或认为在马克思思想中两者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笔者之所以把这两种提法综括为“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是因为,这种概念上的统一有助于更为清晰地显示马克思与费尔巴哈、黑格尔的思想差异。

第一,“感性活动”之所以被马克思最后接受,是因为这一概念既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又与黑格尔的“纯粹活动”区分开来。但是,这种提法在突出马克思哲学的感性特征的同时,又在概念表达和使用上很难把马克思的感性与费尔巴哈的感性区别开来,甚至容易造成与动物的“感性活动”相混淆。

第二,同样,“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虽然把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等概念从“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阐释中拯救出来,但又容易遮蔽马克思哲学的感性特征。因为,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劳动在黑格尔哲学中也占据着十分关键的位置,因而如何区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包括辩证法、异化等)就始终成为学术谱系上的难题。实际上,“对象性活动”同样为黑格尔所承认,但他的对象性活动本质上是指意识的外化活动,是理性主体的自我活动^②。在黑格尔那里,劳动的对象性存在与关系必须也必将被意识克服掉,从而回到绝对主体。这也是海德格尔误解马

克思对象性概念的原因所在。相反,马克思确立了对象性活动的“感性”优先性,亦即“感性”具有不被主体一意识否定的先在性、确定性。

那么,马克思究竟是如何论证“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的呢?其在论证时,又与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黑格尔的“活动”有着怎样的区别?《巴黎手稿》虽已显示出马克思的独到见解,但对于“感性”和“对象性”原理的阐发基本还是直接承袭费尔巴哈。所以马克思说:“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③在马克思看来,“感性”与“对象性”是相互依存、相互证明的,即说,没有脱离对象的感性,也没有脱离感觉的对象。“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这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④,相反,非对象性存在物则同时是非感性的抽象存在物。“感性对象性”意味着人的现实性和直接性。同时,“感性对象性”还意味着受动性,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说它是要受他者制约的。人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因而必然是一种不能脱离感性对象而存在的存在物。这种受动性和限制性表现在其欲望的对象存在于人之外。“受动的”(leidend,原意指“受苦的”)这个术语直接来自费尔巴哈,他用此概念来解释人与外部周遭环境、感性对象的依赖性关系。但马克思把受动性拓展到实践领域,即人通过劳动在改造外部自然时与劳动对象的相互规定关系。

不仅如此,在马克思看来,“感性对象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是表现和确证人的生命活动的重要载体。人是一种双重的存在物,人不但同其他自然物一样具有自然力,还具有能动的生命力。与没有意识的感性对象相比,人具有欲望、才能和个性。因此,人必须通过感性对象来实现自己的生命。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感性对象”与“人”的本质性关联,因为感性对象并不是僵死的、与人无关的存在物,而是作为人的感性对象与人处在积极的互动状态之中。可见,马克思发挥了费尔巴哈“对象性”原则的第二个原理,即“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又译“对

①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114页。

②曾晋:《试论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页。

象性的”——引者注)本质”^①。马克思主张把“对象性”作为人的存在之明证,所以“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②。这与费尔巴哈所说的不仅具有相似的外观,而且具有相似的内容。

但马克思所说的“对象”是指人之外通过感官感受的感性对象;反过来说,他并不承认人的思维内部的理性对象作为人的本质的确证。这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重大差别。两者虽都主张感性与对象性的联系,但“对象”在费尔巴哈那里并不与“感性”必然关联,而是分为“感性对象”与“理性对象”。费尔巴哈认为,理性对象如“上帝”是人的内在对象,因而感性对象能够把对象的意识和自我意识区分开来,而理性对象则重合在一起。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理性对象并不构成“对象性”原理的一部分,因为他认为理性对象(上帝)的根据仍然在现实的感性世界之中,这是在《德法年鉴》时期的宗教批判中就得出的结论。

马尔库塞也意识到感性与对象化概念对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来说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即把实践与社会存在注入人的本质之中。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劳动、实践就必然表现为感性的对象化的活动过程。换言之,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所具有的基本内容和性质同样体现在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中。劳动是人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相统一的活动。劳动首先以自然界为前提,“因为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③。这表明,感性对象并不简单地只是人的感觉的对象,而主要是人的需要的对象。这不仅体现在自然界为人提供生产产品、满足需要的感性材料,还体现在劳动创造了属于人的感性世界,亦即人化自然。

进一步说,马克思还把“感性对象性”之存在、关系同时理解为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既没有始终如一的感性对象,也没有脱离自然存在物的纯粹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④马克思充分吸取了“活动”之主体性、能动性的方面,所以高度赞扬黑格

尔作为否定原则和推动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即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⑤。差别在于,黑格尔的劳动是最终要扬弃对象性存在的抽象活动。作为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的“劳动”正是对黑格尔之“自我活动”的批判性改造。因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性,而没有看到其消极性。从存在论看,劳动的积极性也指肯定性,即通过扬弃“感性对象”的形式实现了劳动对自我意识之主体的确证。同时,消极性即是否定性,黑格尔看不到的是抽象劳动在对象化过程中无法扬弃的感性对抗性,亦即矛盾性、革命性,因而最终无法根本性地触及资本主义现实。因此,马克思的“活动”概念并不是指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而始终是与感性对象绑在一起的现实活动。这样,劳动对于“人”的创造必须从外部的感性世界获得证明,因而也实现了黑格尔的劳动创造性思想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人类通过劳动所创造的“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可以通过感觉直观来得到确证。人的“感性—对象性”与“活动性”统一于“劳动”之中。

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以三种形式贯穿于《巴黎手稿》,这三种形式又以“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作为内在关联的枢纽。一是通过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来规定作为主体的人和对象世界,进而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存在论基础,即联通了劳动、实践与生产三个核心概念。二是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在现实中是以生产劳动为载体,因而一方面是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的抽象劳动,另一方面是以异化形式存在的感性劳动。抽象劳动与感性劳动的辩证法则构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主题。三是把这种异化劳动的扬弃理解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占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路径,因而论证了一种作为彰显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劳动的可能性。这表明马克思已经真正地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独立思潮中超越了出来。“只有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个汇合整个欧洲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思潮的‘三位一体’,才

①《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

得以决定性地、批判地完成。”^①

二 劳动是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从人学视角看,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存在论意蕴还可以通过人的本质与劳动的关系来进一步分析,即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对于人的本质何为的追问是哲学研究的中心主题,而诸多哲学家都是从人与动物的差别来论证的。这种从物种差别来说明人的特殊性并非马克思的原创。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形而上学家几乎都把“理性”作为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志,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黑格尔延续了这一论证路径,但他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人具有自我意识,因而人作为独立的主体而存在。“这种意识现在在劳动中外在化自己,进入持久的状态。因此那劳动着的意识便达到了以独立存在为自己本身的直观。”^②正是因为奴隶在对物质进行加工改造的劳动过程中看到了“自己”,意识到自我的独立性存在,奴隶才能从附属于主人的动物般存在逆转成其为人。

与黑格尔相反,费尔巴哈首先是从反方向来论证人的本质,即不是从自我意识、理性、思维而是从“感性对象性”来说明人是如何整体超越于动物的本能。一方面,他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差别仍属“感性的差异”,即感官的无限性与有限性、自由性与局限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差别。因为感觉只有在人身上才“从相对的、从属于较低的生活目的的本质成为绝对的本质、自我目的、自我享受”^③。另一方面,费尔巴哈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类意识”,即人把自己的“类”和“本质”当作自己意识和意志的对象。费尔巴哈显然还是从“人”来解释人本身、人的本质,因而不免带有“同义反复”的特点。但他的论证终究是想表明,感性虽然是人与动物所同有的属性,但人的感性毕竟是属人的感性。因而他幽默地指出:“谁将人性从胃中除掉,将胃列入兽类,谁就是承认人在吃东西的时候具有兽性。”^④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证明不但超出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范式,也避免了费尔巴哈感性本体论的

逻辑缺陷。在以往研究中,马克思的“类本质”概念由于被指控染上了人本学色彩,与异化劳动等一同被当作“不成熟”思想置之不理。费尔巴哈是从感性—对象性“直观”而非现实的社会关系把人理解为抽象的“类存在”,而马克思是从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把握人和世界,因而他诉诸的是“改变世界”的实践劳动,而非“解释世界”的理论活动,更不是爱和友谊。可见,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类本质”等术语的使用仅具有费尔巴哈的“外壳”,在这个“外壳”包裹的内部所孕育的却是“新生命”即新的世界观,这就是马克思从劳动视角对人的本质的创造性阐释。

马克思把劳动看作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因而是人的“生产活动”把人和动物根本地区分开了。肖恩·塞耶斯也认为,马克思是从人与动物的差异来说明人类劳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由活动^⑤。这首先要从劳动的存在论基础(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来获得证明:一方面,劳动是一种与自然界打交道因而要服从外部世界的内在规律的受动性活动;另一方面,人也不必然完全跟着自然规律走,而是通过劳动的对象化过程,证明了人的能动性。这种二重性表明,劳动是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可见,劳动是一种确证人的类本质的活动,即人通过劳动证明自己不同于其他存在物,用恩格斯的话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⑥。恩格斯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解释人的起源,马克思则是从“人”本身即主体性而非自然性来论证人之为人的本质。在马克思这里,劳动确证人的类本质,意味着劳动是“人”的来源,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本质性活动。

从这个视角看,黑格尔也是“劳动创造人”观点的持有者,但他所谓的“人”仍然披着唯心主义的外衣。黑格尔通过主奴辩证法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马克思则以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扬弃了“自我意识”的人的本质观,把人的抽象本质还原为感性的劳动。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表明劳动具有彰

①吴晓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21页。

②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

③《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2页。

④《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3页。

⑤Sean Sayers. *Marx and Alienation: Essays on Hegelian Themes*.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69.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88页。

显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性的一面。而过去很多学者把这种思想贬低为一种人本学的预设,即认为马克思在价值上预先设置了劳动的自由性质,然后再去批判劳动的异化。这说明他们没有正确认识到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存在论意义和价值。

劳动作为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首先体现在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当作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这显然也是从“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中推论出来的。人是一种对象性存在物,劳动是一种对象性活动,即对“对象性关系”本身有所领会的活动。人能够把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而不仅把被给定的感性存在作为对象来进行反思。这种意识其实就是“类意识”,这种类意识使人成为自由存在者。因此,人并不是完全受自然界的支配,像动物一样随遇而安、听天由命,似自然规律的提线木偶,而是按照一定的目的有意识地去改造自然物。人正是通过劳动对象化证明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进而证明人是一种自由的存在物。马克思不是把抽象的“类”作为人的对象,而是把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本身作为意识的对象。因此,“类”在马克思这里并不是抽象的概括,而是指人类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①。显而易见,“劳动”就是“人”这一物种的“类”特性,是人满足生活需要和自身生产最为基本的生命活动之一。劳动在创造人的类存在的同时,赋予了人之为人的属性。动物之所以是动物而不是“人”,正是因为其活动与人的劳动具有本真之差异。动物的觅食、繁衍、筑巢等行为成为它们不断重复的全部生命活动,而人却能够通过自己的意志和意识对活动本身进行审视、分析、比较、判别。一言以蔽之,人通过“劳动”证明了人之为人的存在。

这一思想同样为海德格尔所认同,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被其称之为“生之本质”(Lebe-Wesen)。生之本质是海德格尔对德文“Lebewesen”所做的拆分,其本意为生物性。在此意义下,人和动物尚未得到区分,还带有一般的生物性状。但“Lebe-Wesen”显然不是生物学概念,

而是通过拆词把人的存在的本质性从生物性中超拔出来,但这种本质性又是建立在生物性的基础上,并未将人的自然属性全然消解。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说,“人的出窍的本质在于生存”,“生物就是生物,生物完全没有从它们的这样的存在中……保持住它们的存在本质的东西。大概在一切存在着的存在者中,我们最难思的就是 Lebe-Wesen”^②。“出窍的本质”指人的生存(to be),对于马克思来说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劳动。正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从生物性中解放出来并证明人的独立性存在。“生存”在海德格尔哲学中虽然被诗化为“烦”“被抛”等,但他与马克思都承认动物与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植物和动物诚然总是被绑在它们的环境中的,但却从来不是自由地被摆进存在的澄明中去的。”^③在海德格尔那里,作为存在之自由的澄明是动植物所没有的语言,而在马克思这里,是劳动使人从动物性中超脱了出来。

诚然,从满足生存需要看,劳动的确是对人的类本质的确证,但动物也有与人的劳动相似的生命活动,如觅食、筑巢等。关键在于说明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深层次差别。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超越于动物,更根本地是因为人“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并“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④。动物的生产仅仅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和物种的繁衍,是片面的和直接的,而人却能够超脱自身肉体层面甚至自然界的限制而进行生产活动,因此人的劳动、生产是全面的和自由的。不难看出,马克思主张,劳动本质上是人的自由的证明和体现,生产劳动是特属于人的类本质,而人就是一种具有能动性和自主性的类存在物。劳动的“有意识性”还表现为生产的“目的性”。马克思认为建筑师比蜜蜂高明的地方在于,建筑师“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⑤。人之所以优越于动物,是因为人能够独立于自己的活动,有计划地让劳动的过程与结果在其现实展开之前就以表象、观念的形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②《海德格尔选集(上册)》,孙周兴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70页。

③《海德格尔选集(上册)》,孙周兴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70—37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274页。

⑤《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式存在着。

因此,劳动的有意识性铸就了劳动主体的创造性。人通过劳动创造了属人的全部历史,开启了新世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①。这便是劳动作为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历史性维度的证明。人通过劳动,不但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世界,使人获得动物所不能拥有的免于饥饿的自由,还创造了人的精神世界。从主体间的关系看,人还创造了社会关系的交往世界。人学思想家卡西尔同样认为,人与众不同的标志并不是形而上学本性和自然物理性,而是因为人通过劳动(work)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②。而人类的宗教、艺术、历史等都只是作为这一圆周的不同扇面。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劳动不仅创造了个体意义上的人,而且创造了整体即“类”意义上的人。

三 劳动确证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

如果说劳动是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通过这种活动来证明自己超越于动物的独立性和自由性,那么,用以赛亚·伯林的术语来说,这种自由毋宁说还是一种摆脱动物性的消极自由。实际上,马克思劳动概念还存在积极自由的维度,即人在劳动及对象化世界中肯定自己、确证自己、实现自我的能力。这见之于《巴黎手稿》中的一段经典表述:“当……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③这是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时“突然插入”的话,但可看作马克思在清算黑格尔思辨哲学后所形成的成果。

其一,劳动是展现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gegenständlicher Wesenskräfte)之主体性的活动。人并不是从自然界中抽象出来的纯粹主体,而是一种进行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人是在自身之外有感性对象并为对象所设定的存在物,那

么,人的现实存在必然表现为“对象性活动”。“本质力量”是马克思的概念创新,把本质(Wesens)和力量(Kräfte)组合成一个新的德文词。所谓对象性的本质力量,意即,人在与之必然发生关系的对象中所显现出的内在力量、特殊能力。在费尔巴哈哲学中也可见到类似表达,他把人的本质力量(Macht,意为权力、力量等)分为感性对象的威力和理性对象的威力。但两者存在重大差异,马克思认为对于人来说只存在感性的对象性,因而这种力量也必然是一种感性的生命力量,人的内在理性的力量只能通过对象性活动才得以存在并显现于对象之中。这种本质力量就体现为对象性关系的互相证明、互相创造。“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必不可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④因此,人的感性活动必然也是展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活动。“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在马克思的存在论语境中指“对象性的活动”,“活动”意味着主体性。但此“主体性”并非近代哲学中的“主体”,而是人在对象性活动中所展现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

其二,人之主体性向来“在外”而非“在内”。“在外”是指,人虽通过对象性活动设定对象,但同时也为对象所设定。“创立对象,与被对象所创立,在这里被统一起来了。”^⑤可见,马克思打破了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传统。人在自身之外始终存在着对象世界,而自然界始终表现为人的自然界,自然界离开了人也只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抽象存在。只要人存在,自然界必然表现为人在其中活动的自然界。人与自然界的互动过程同时是人不断实现自我的过程。但这种实现决不是黑格尔意义上自我意识的确认,亦即意识在外化和对象化的过程中证明自己作为纯粹主体的存在。马克思的自我实现指人必然为对象所限制、又能能动地改造对象,并保持对象性关系的自我确证过程。这一过程彰显的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

②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页。

⑤王德峰:《马克思意识概念和生产概念的存在论探源——兼论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批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性。这意味着,人的主体性并不存在于意识内部,而是“在外的”即对象性的主体性。

其三,“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之提法包含了马克思对理性形而上学所发动的存在论革命。人之所以能通过外化把自己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并非是说设定本身是主体,如黑格尔的意识在外化自己并全面克服对象时成为的纯粹主体。“设定”(setzen)是德国观念论的基础性术语,发端于费希特的知识学原理。它有摆放、安置、确立、规定等含义。在费希特、黑格尔那里,“对象”表示在意识中摆放、确立起来,受意识的规定,即是意识主体从自己的思维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转而”一词表示,对象本身是主体的产物即物性、物相。但马克思认为,并不是意识主体从“纯粹的活动”出发去设定对象,而是对象性产物证实了人的对象性活动。因此,设定本身只能被理解为人对象性活动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人之所以设定对象,是因为它也被对象所设定。对象化产物证明人的劳动是一种不能脱离自然的现实活动。因此,马克思反对并超出了黑格尔的“理念”活动观^①,而把意识之存在特性(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还原了出来。这种还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就是对存在的澄明。

由此,马克思劳动概念蕴含的积极自由便从旧唯物主义与思辨唯心主义中超越了出来,这体现在劳动的对象性、主体性与社会性三个维度。

其一,劳动在对象性维度体现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感性对象为人的本质力量划定了界限和提供了具体的路径。任何一种特殊劳动都有具体的感性对象,所以每一种现实的感性对象本身就成为确证人的“特定”的本质力量的对象。什么样的对象唤醒什么样的本质力量,也就表现什么样的个性、能力。植物和太阳互为对象,他们就以植物生长和光的形式来唤醒自己的生命力量,同时也是对对象的本质力量的一种确证。这即是马克思所说的“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劳动分工虽然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必然产物,但每种劳动方式对于人来说是一种特定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这种活动表明劳动者既有特定的对象,也

是特定的主体,因而其活动本身所展现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独特性。那么,劳动者在过程与结果中所感受到的对其本质力量的肯定的方式也与众不同。“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②这表明,劳动的积极自由即人所获得的肯定性感觉是不能被否定和抽象掉的,反过来,这也是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存在论批判,即抽象劳动遮蔽了具体劳动的感性本质,亦即消解了劳动与自由的本真关联。

其二,劳动还在主体性维度体现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每种对象只能是这种活动主体即“我”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③。这个命题的批判意义在于,人的感觉与人和对象是绑定在一起的,因而这种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彰显就不可能被当作商品来出卖和交换。这种快乐、幸福虽然具有客观性,但却不能被资本所扬弃掉。不仅如此,任何一种特定的对象对于“我”的意义也必须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人的五官感觉是人类世界历史的产物,毋宁说,它们是人类世代活动(尤指劳动)的产物。因此,人的感觉的丰富性也是人的劳动(对象性活动)丰富性的体现。对象对于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人通过感觉享受对象的特有方式。因此,人的感觉、激情,不仅具有人本学的规定,而且是对自然的本体论的确定。这意味着,人的感觉与自然对象本就存在于一个整体即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之中。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直接指出了劳动活动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④。

其三,劳动创造的积极性更深刻地体现在人类劳动或社会劳动方面。马克思认为,最能体现劳动作为一种展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活动是“工业”,“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⑤。所以,劳动和工业只不过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不同的说

①郑康康,韩凤鸣:《马克思对黑格尔现实观的批判性超越》,《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307页。

法。劳动是就活动的主体而言,工业则是人类劳动的对象化产物。但在现代物质工业中,劳动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不过是以感性的、异己的,因而作为对人有用的形式呈现在人类面前。所以马克思把工业的历史存在比喻为“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和“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这里的“心理学”并不是指主观感受的理论反映,而是突出工业的主体性维度,即外在于人类的工业恰是人的劳动创造(“打开了”)所带来的产物。撇开异化状态来看,私有财产也是人发挥本质力量的产物,因而既作为享受的对象,又作为活动的对象。但人的这种主体性是内在于自然的,也就是在对象世界中的主体性,因而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也进一步确证了人的自然本质。马克思批判的是把工业视为研究物质规律的自然科学的应用,从而把人与工业、自然界的存在论关系割裂开来。因此,工业的本质仍是人类的感性劳动,工业是从客体方面肯定了人类劳动的创造性、能动性和主体性。

结语

澄清《巴黎手稿》中劳动概念的存在论意蕴,对于准确把握马克思思想变化的内在逻辑及其当

代价值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发动的存在论革命及其成果,恢复了人类劳动的价值理性(人类的自由本质)与工具理性(物质变换的改造性活动)的统一性,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概念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概念提供了理论形态发展的起点,从而也保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逻辑的科学性。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马克思在康德式的自决性与亚里士多德式的自我实现两种自由之间摇摆^①。就存在论的高度而言,劳动是人的这两种自由的证明。这种自由毋宁说是人的感性自由,即人类在劳动中摆脱动物性、获得属人性的消极自由,以及不断地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并实现自我、创造历史的积极自由。但马克思也不单是对劳动的歌颂,而同时包含了批判的目的。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具体劳动所蕴含的感性自由恰恰消解在创造资本价值的抽象劳动的自我运动之中。在此意义上,经济学维度的劳动同样包含着丰富的存在论意蕴。这就必须深入探讨现代劳动的本质规定即抽象劳动。由此,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统一性便在“劳动”层面得到了彰显。

The Ontological Connotation of Marx's Concept of Labor: with the *Paris Manuscript* as the Center of Interpretation

WANG Shao-liang

(School of Marxism & Research Center for Marxism Theory Inno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Marx's concept of labor contains rich and profound ontological connotation. Marx neither regards labor as a natural and necessary activity unrelated to freedom, nor constructs labor as a spiritual activity that confirms the pure subject of self-consciousness. However, he understands labor as a "perceptual and objective activity". In Marx's view, labor is a passive perceptual activity, which shows the subjective power of human beings. The ontological dimension of labor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ature of human freedom. On the one hand, labor is a conscious life activity of human beings. Human beings have fundamentally separated themselves from animals through production, and gained negative freedom from biological nature.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sitive freedom contained in labor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human beings show the essential power of objectivity through labor. Labor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personality and ability and self realization, and creates human culture, history and world.

Key words: labor; ontology; perceptual and objective activities; conscious life activities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Jan Kandiyali. "Freedom and Necessity in Marx' Account of Communism",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014(22): 109.